

6·20
父亲节

献给父亲的组歌

◇ 马索里么

1
父亲在春耕
麦子被黑土掩埋
黑土被雪山水浸透
他戴着一顶灰色遮阳帽
白发像麦子一样盖严
三月里风吹麦地
能长出一地绿芽
父亲却长不出半丝黑发

2
风从旷野吹来
妹妹和母亲搭在田埂的午饭
泛着金黄色的光芒
父亲大口大口吃着凉面
他吃掉的是去年种下的麦子
用一年时间酝酿一场大笑
他一笑,整片麦地阳光黝黑

3
时光骑着父亲的脊背
弯成土地的形状
土坷垃顶住他的双脚
不平的疼痛里
日子爬过他的脸庞而去
数着节气回家
灵魂掠过西下的夕阳
饱满而又板正

父亲六十

◇ 马相平

就着夕阳拔去鬓边最后几根黑发
关于青春的记忆轰然散场
顶着一头风霜
暮色中,父亲恍若十五的月光

父亲的牙齿差不多掉光了
一半为了生存另一半为了生活
上个月最后一颗牙也落了
满嘴漏风的父亲说
六十了,老了,不中用了

如今父亲有了一口漂亮的假牙
却再也嚼不透生活柔韧的筋骨
七月的夜晚昏黄的灯下
父亲看着我神情似乎
想要倾听又好像打算倾诉

父亲

◇ 韩国明

铁锹掉了牙齿
一半摔进泥土,一半摔进汗水
童年凝固在田野积攒的公分里

饥饿洗礼
消瘦了撒拉汉子健硕的臂膀
心田种下时代烙印,茁壮成长

一声声吆喝
口袋里装满生活
蒸笼慢慢煮熟家园
坚韧孕育了希望
成长赞美他的成长
耕耘在生活里书写曾经

两鬓挥舞着白发
夕阳掠走了少年影子
一双粗糙手捧起暮年祈祷

磐石般慈爱
弹奏灵魂的琴弦
静静地流淌在血脉里

回忆我的党员父亲

◇ 李俊红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年零五个月了,但是,四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。去年,寒衣节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再次爆发的原因,无法将年迈的母亲接回老家,我和妻子下班后,前往老家的坟地祭奠父亲。夕阳低垂,寒风萧瑟。望着父亲坟头上荒草萋萋,心中对父亲的思念越发迫切起来。父母在,家就在。现在我跟父亲阴阳两隔,加之由于疫情原因,整整一个月无法与西宁的母亲见面,每日对双亲的思念与日俱增,不知何时回归正常的生活节奏。好几次实在想违反疫情防控的规定,趁着夜间驾车去看母亲,但是,一想起一辈子守规矩、知荣辱的父亲,那念头只在心头轻轻一掠而过,不敢付诸于实际行动。

父亲不但是位农民党员,而且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,一辈子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,由于长期务庄稼,一双手几乎与枯树枝没有多大差别,手指头伸不展也合不拢,在别人面前他最不愿意伸出自己的手。

他视土地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。无论是当年生产队的土地,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分给自家的土地,他一样视为珍宝,精心伺弄、呵护有加,拿他的话说,土地就是咱农民的刮金板,只要自己勤恳,土地到什么时候都不会亏待农民。

父亲初小毕业,在那个年代也算是屈指一数的文化人,从记工员、保管员、小队队长、大队会计到大队长、村长,一路走来,村上的大小官员老父亲干了个遍。父亲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,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公社的干部下乡往往在村上吃住,隔三五就有干部下乡。那个时候,我好希望父亲将公社的干部安排在我家,稍微改动一下我家那雷打不动的食谱,早晚是杂合面的疙瘩,中午是煮洋芋。嗓门需要青油细白面润滑,胃里反酸需要油水滋润。

然而,盼来盼去干部最终没有安排到家里,一场衰心的企盼终究落空。总认为父亲太傻,村里大权在握,有权不要过期作废。望着我们兄妹三人干嘴没舌地绝望表情,父亲无限怜悯地抚摸着我们三人的头,一边想着转移我们注意力的办法。

“来来来——阿达给你们讲个故事,这个故事很精彩,是你们以前没有听过的!”开始,我们兄妹三人有些抗拒,毕竟物质的需求是精神的东西无法替代的。但是,父亲有意渲染故事情节,有时直接表演起来,不自觉间还是被父亲充满磁性的声音和夸张的动作吸引。

毕竟父亲是农村的文化人,在那个精神世界极度空虚,没有电灯、没有电视的年代,书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。每晚睡觉前他总会看一会书,即便是春耕秋收的农忙季节,高强度的劳作使他倍感疲惫,但是,双手捧起一本书凑近自制的青油灯前,似乎浑身的疲劳一扫而光了。若不是听到窗外祖母的一声唠叨,全神贯注

完全沉浸在小说情节中的父亲不知道此时已到了后半夜。

正是父亲劳作之余的大量阅读,才让我们的童年充满了书香气息。他的故事张嘴就来,从《岳飞传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古典书籍,到《金光大道》《红岩》等红色革命书籍,至今父亲讲的一些经典的片段还时常萦绕在耳畔,记忆犹新。精忠报国之岳母题字、打抱不平的行者孙悟空、诸葛亮孔明的草船借箭、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、高大泉带领组建互助组、华子良装疯送消息、江姐大义凛然视死如归,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植入爱国、正义、敬业的种子。

在父亲的影响下,我也喜欢读书。记得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,我就开始喜欢读书,这一嗜好得到父亲的大力支持,他特意到乡文化站给我借了十几本故事书。并且鼓励我:“好好读书,看完了再去给你借。”到了初中,我读书的热情更加高涨,课余时间一本百页左右的书籍,一天就可以读完,这样的速度,家中即便是有间书店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,临近中考,父亲怕这样下去影响学业,叫我暂停阅读课外书籍。他承诺只要我考上中专,要多少书他将尽数满足。等到成绩公布后,父亲走东家串西家,将二十多本小说放在我的枕头边。记得刚参加工作时,第一个月的大半工资都被我买了心仪已久的书籍。

在父亲的人生字典里,从来没有贪图享受和爱占便宜两个词。在父亲担任村长的日子里,我们全家老少都没有占到一星半点的好处,相反,为了让父亲的工作做得扎实有效,我们作为干部家属必须为群众做出榜样。记得村里铺设自来水管时,为了赶工程进度,按每户人口划分开沟长度,当时我们家老弱病残人口多,而青壮劳力只有父母二人,父亲作为村干部免不了为村里操心,一整天东奔西颠根本帮不上忙,30米长近两米的壕沟几乎要了母亲的命。母亲本想父亲会照顾自己,没想到父亲把没人要的鸡粪土沙鼻梁梁分给了母亲,那一刻母亲的心头漫过一阵酸水……

那一次,由于劳累过度,母亲在工地晕厥过去,被好心的乡邻抬到家里,一连好几天,家里人没有给父亲一个好脸色。父亲像一个饱受委屈的孩子,满脸流泪的解释,我也没办法呀!谁让我是村长又是党员呢。苦活累活我们自己不干,谁还会干呢!

父亲的一生,是平平淡淡的一生,没有豪言壮语,也没有干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鬼神的大事业。但是,正是这一件件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事件中,我们逐渐领略了人世间的本真,一个农民党员的初心和使命。

虽然,父亲的一生平淡无奇,但是,他做事坚持清白原则,从不贪图一丝一毫私利的廉洁品质,足够我一生品读和借鉴,也是他老人家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。

南山祭父文

◇ 李玉梅

戊子之夏,六月十二,吾与亲友齐聚南山祭父。
肃墓墨碑,飞灰凄草,饮悲餐殇。噫嘘唏!去岁今日,母泣告离讯,吾惊且悲,急回,方觉百里之途犹三千也!思父音容泪难禁,忆父言行悲不绝。及至矣,已之殡馆,未瞻父面,憾痛之至矣!

父生己丑未,乃祖父晚得独子。自幼嗜学,及文革而止,文采学识远胜他人。父自渊博,惠及子女。兄幼习书法,父摊细沙于地,以枝作笔,习数年乃执毫,笔势已具矣。吾喜读书,父常以微薄之俸薪购书累,亲辅吾文,进则悦,退则劝,孜孜不倦。

吾兄妹四人,今皆成立。父值花甲,儿孙正盛,当安享天伦,乐融融也。岂料重疾缠身,未及岁而逝!父倚床之态,犹在眼前:目常视一处,不言不语,思耶?忆耶?或知命之不久,流连耶?已而疾沉无力,医者之术,而父尤言曰“定愈疾而立”,盖不意沉疴之至此也耶?而今父逝已一岁矣,阴阳两隔,恍然若梦,形影已与吾相离,魂梦不与吾相接,奈何!奈何!

父善说书,幼时餐余秉烛,切盼殷殷。父声如洪钟,每每迂回曲折,情至悲乃常泣,言至喜而蹈,如痴如醉,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、《三国》初识皆由此也。每岁中秋,祭月毕,欣欣然围之左右,待嫦娥玉兔,盼聊斋狐仙,听神道

轶事,驰骋想象,奇思无限。

时家道艰难,父一人之力供四子,艰辛难诉,苦累腹咽。时乡人嗤笑,父无言,归而诚之谆谆。兄离乡求学,父殷殷而待。及兄立业,父始喘息。今子女各成其业也,而父早去,岂天摧汝福耶?

父严教重学,求行无过。吾检物于途,至家,父责吾盗,斥吾立还。吾无奈,复留物于途,父乃释然——父严教如此,吾兄妹终生之益也!

吾初入大学,不堪独度中秋,曾修家书一封,具言思亲念家之情。母言书至之日恰月圆,祭月之时父执书朗诵,尽皆泣涕。呜呼!一书两牵,情何以堪!父每回书,呼曰“吾儿”,勉劝殷切,亲之至矣!

父好学,演《周易》,继而痴迷,常卜于人,自以知天命。然已沉疴不起,未卜耶?抑或可卜于人而未能卜己耶?若可卜己,何早弃汝福耶?

清风徐来,捎魂寄思;亲友咸集,肃穆致哀;兄妹齐聚,悲从中来;临文嗟悼,供祭南山。既处另世,羽化登仙;子孙尽瘁,丰祀富奠!拭碑净墓,焚香典祭;跪磕尽礼,父犹在望!呜呼!音容宛在,奈何两殇!!!

悲夫!尚隤。

